

## 解谜英语语法

---

我发现很多人仍然在为语法的枯燥繁琐而头痛。市面上好像不存在一本深入本质的语法教材。语法对于我来说已经早就不是问题，所以我萌生了写这样一篇文章的念头，帮助那些正在为学习语法而痛苦挣扎的人们。

这篇文章里包含了一些我自己保留多年的关于英语学习的秘密。我曾经想过把这写成一本完整的语法书，可是后来发现似乎一篇文章足矣。

### 句子的核心地位

---

直到几百年前，各个不同大陆上的人还从来没见过面，他们的语言里却不约而同出现了同样的结构：句子。这似乎说明句子的出现是一种自然规律，必然结果，而不只是巧合。

句子是人类语言最核心的构造。为什么呢？因为人和人说话终究是为了一个目的：描述一件事。

这件事也许只有一个字：吃！

也许可以很长：昨天晚上在上海某路边餐厅吃的**鹅肝**，是我吃遍全世界最好的。

一个句子表达的就是一件事，或者叫一个“事件”。人与人交流，无非就是讲述一个个的事件。

许多人学英语，一来就背单词，背了很多单词，仍然写不出像样的句子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句子才是最关键的部分。我们应该一开头就理解句子是什么，如何造出句子，而不是背单词。单词是树木，句子才是森林。

### 你需要的能力

---

所以掌握一门语言，基本就是要掌握句子。有了句子就有了一切。

掌握句子包括两种能力：

1. 能够迅速地**造出**正确的句子，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2. 能够迅速地**分析**别人的句子，准确地**理解**别人的意思。

这两件事，一个是表达（发送），一个是理解（接收）。因为语言是沟通（或者叫“通讯”）的工具，所以它就只包含这两件事。

### 句子的本质

---

假设我们是原始人，还没有语言。我想告诉同伴“我吃苹果”这件事，该怎么表达呢？没有语言，那我可以先画个图嘛：



画图是很麻烦的，笔画太多不说，还可能有歧义。到后来，部落里的人聪明了一点，发明了“符号”这种东西，只需要几笔就能表示一个概念。他们给事物起了简单的符号名字，不再需要画图了。于是我们有了 I, apple 这样的词用来指代事物。有了 eat 这样的词，用来代表动作。所以画面变成这个样子：



后来干脆连框也不画了，直接写出这些符号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句子”：

I eat apples.

注意，虽然没有了上面的框图，这句话其实隐含了这幅图。写这个句子的人假设阅读者能够从一串符号还原出一个画面（或者叫结构）来。

有些人不能理解别人的话，看书看不懂，就是没能从符号还原出结构来。很多语法书列举出千奇百怪的“组合情况”，为的只是帮助你从这串符号还原出结构来。在现代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里面，这个过程就叫做“语法分析”（parsing）。

### 动词是句子的核心

那么，你觉得“我吃苹果”这个事，里面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是“我”，“苹果”，还是“吃”呢？

稍微想一下，你也许会发现，关键在于“吃”这个动作。因为那是我和苹果之间发生的事件。这句话是说“吃”这件事，而“我”或者“苹果”，只是“吃”的组成部分。

用 eat 这个词，你不但可以表达“我吃苹果”，还可以表达“他吃面条”，“猫吃老鼠”之类的很多事情。于是，聪明一点的人就把 eat 这个词提取出来，做成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就是所谓“动词”。eat 这个动词给你留下两个空，填进去之后，左边的东西吃右边的。

句子是语言的核心，而动词就是句子的核心。动词是事件的关键，比如 eat。

A eat B.

我们可以选择空格里的 A 或者 B 是什么。但不管怎么换，事情仍然是“吃”。为了描述方便，我们把 A 和 B 这两个空格叫做参数（parameter）。

这跟数学函数的参数（f(x) 里面那个 x）类似，也跟程序函数的参数类似。用数学或者程序的方式来表示这个句子，就是这样：

eat(A, B)

其中 A 和 B，是动作 eat 的参数。我只是打个比方帮助你理解，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写英语。如果你完全不懂数学或者编程，可以忽略这个比方。

动词决定了它可以有几个参数，它们可以在什么位置，参数可以是什么种类的成分。比如 eat，它可以有两个参数。这两个参数只能是某种“物体”。你不能放另一个动作（比如 walk）进去，也不能放一个形容词（比如 red）进去。这种动词对参数的约束，叫做参数的“类型”。

在这个例子里，eat 可以接受两个“名词”（noun），所以它的两个参数，类型都是 noun。

你可能注意到了，I eat apples 里面的“I”并不是名词，而是“代词”。我解释一下。我这里所说的“名词”，是泛指一切物体以及指代物体的名字。所以我叫做“名词”的东西，也包括了代词，比如 I, you, he, she, it。如果你回想一下代词的英文是 pronoun，就会意识到它和名词（noun）之间的关系。

### pronoun

/ˈprəʊnaɪn/ ⓘ

noun

noun: pronoun; plural noun: pronouns

a word that can function as a noun phrase used by itself and that refers either to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discourse (e.g. I, you) or to someone or something mentioned elsewhere in the discourse (e.g. she, it, this).

你会发现这种扩展的“名词”，会大大方便我们的理解。在本书中除非特别指明，所谓“名词”包括了代词，以及一切可以被作为名词使用的结构（比如从句，动名词）。

一个句子除了动词，好像就只剩下动词的参数了。动词对它的参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动词就是句子的核心。准确理解一个动词“想要什么参数”，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出现在参数的位置，就是造出正确句子的关键。

使用不同的动词可以造出不同的句子。所以要理解语法，你在应该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各种各样的动词身上，而不是花几个月时间去背名词和形容词。我并不是说名词和形容词不重要，只是它们并不是核心或者骨架。

没有人会怪你不认识某种恐龙的名字，但如果你不能理解“I am not used to eating garbage food.”是什么意思，那你可能就有麻烦了。

## 具有三个参数的动词

现在举个复杂点的例子：

Coffee **makes** me happy. （咖啡使我快乐）

这里的动词是 make。跟 eat 不大一样，make 可以接受三个参数：coffee, me, happy。它的模板可以表示为：

A make B C

意思是：A 使得 B 具有性质 C。

比如 Coffee makes me happy, 其中 A 是 *coffee*, B 是 *me*, C 是 *happy*。

再来一个例子：

I told you everything. (我告诉你一切)

这里动词 tell 也有三个参数，它的模板是这样：

A tell B C.

意思是：A 告诉 B 一件事 C。

比如 I told you everything, 其中 A 是 *I*, B 是 *you*, C 是 *everything*。

## 扯个淡：什么是宾补

说到这里我想扯个淡。初学者不知道什么是“宾补”的，可以跳过这一节，你不会损失什么。

在传统语法里，上面一节的 *A make B C* 和 *A tell B C* 被看做是不同的语法现象，前者被称为含有“宾语补足语”，后者含有“双宾语”。可是在我们的框架下，这两者都不过是“接受三个参数的动词”。你只需要熟悉 *A make B C* 和 *A tell B C* 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A make B C* 里的 C 参数，其实就是传统语法叫做“宾语补足语”（宾补）的东西。然而跟传统语法不同，我不把它叫做“宾补”。这个成分没有任何特殊的名字和地位，而只是动词 make 的第三个参数。

有的动词可以有三个参数，有的动词只能有两个参数，有的动词只有一个参数。有的动词有时有两个参数，有时只有一个参数……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因为人们就是那么说话的。

人们约定俗成的说话方式，决定了 make 可以有三个参数，决定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A 使得 B 变得 C。这就像数学的“定义”一样，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你只需要多多练习，按照这个模板造句，知道它具体的意思就可以了。

模板“A make B C”，精确地决定了动词 make 可以产生的句型，定义了参数 A、B 和 C 之间的关系。你不需要把 C 叫做“宾补”就能明白这个句子在说什么。实际上，我认为“宾语补足语”，“补足语”这些术语，基本是子虚乌有的。它们来源于一种古板的观念，认为句子只有主谓宾三种成分，所以多出来一个东西，就只能叫做“补足语”了。他们没有意识到，有的动词可以有三个参数，就是这么简单。

## 如何造出正确的句子

我已经提到，对于人的语言能力，“造句”能力占了一半。很多人不知道复杂的长句是怎么造出来的，所以他们也很难看懂别人写的长句。

我并不是说一味追求长句是好事，正好相反。如果你能用短句表达出你的意思，就最好不要用长句。虽说如此，拥有造长句的“能力”是很重要的。这就像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是重要的，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用到核武器。

当然，长句不可能有核武器的难度。造长句其实挺容易。你先造出一个正确的短句，然后按照规则，一步步往上面添加成分，就可以逐渐“生成”一个长句。

这就像造一个房子，你首先打稳地基，用钢板造一个架子，然后往上面添砖加瓦。你

可以自由地选择你想要的窗户的样式，瓦片的颜色，墙壁的材质，浴缸的形状……好像有点抽象了，我举个例子吧。

首先，我造一个最简单的句子。最简单的句子是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动词是句子的核心，有些动词自己就可以是一个句子。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句子就是：

**eat.**

它适用于这样的场景：你在碗里放上狗粮，然后对狗儿说：“吃。”当然，你体会到了，这句话缺乏一些爱意，或者你只是早上起来还比较迷糊，不想多说一个字，但它至少是一个正确的句子。

接下来，我们知道 **eat** 可以加上两个参数，所以我就给它两个参数：**I** 和 **apples**。

**I eat apples.**（我吃苹果）

这个句子适用于这样的场景：别人问我：“你一般吃什么水果呢？”我说：“我吃苹果。”

有点单调，所以我再加点东西上去。

**I eat Fuji apples.**（我吃富士苹果）

**Fuji** 被我加在了 **apples** 前面，它给 **apples** 增加了一个“修饰”或者“限定”。它只能是富士苹果，而不是其它种类的苹果。

但我并不总是吃富士苹果，我有时不吃苹果。我想表达我只是“有时”吃富士苹果，所以句子又被我扩充了：

**I sometimes eat Fuji apples.**（我有时吃富士苹果）

你觉得这个 **sometimes** 是在修饰（限制）句子的哪个部分呢？它在修饰“我”，“苹果”，还是“吃”？实际上，它是在限制“吃”这个动作发生的频率，所以它跟 **eat** 的关系紧密一些，也就是说它是在修饰 **eat**，而不是 **I** 或者 **apples**。

以此类推，我们可以把它发展得很长：

**I sometimes eat fresh Fuji apples from a nearby grocery store.**

我有时候吃从附近杂货店买来的新鲜富士苹果。注意，虽然这句话挺长，但它的“骨架”仍然是 **I eat apples**。

我已经演示了一个长句是怎么“生成”的。先造一个短句，然后往上面添砖加瓦。正确的短句，按照规则加上一些成分，就成为正确的长句。从正确走向正确，这样你的语法就会一直是正确的。

当然，扩展句子的时候，你不能随意往上加东西，它们必须满足一定的规则才能正确的衔接。比如，你只能把 **Fuji** 放在 **apple** 前面，而不是后面，**from** 之类的词不可少。这就像造房子，你不能在该放窗户的地方放一道门，你不能用错配件，漏掉胶水。所谓语法，很多时候就是在告诉你这些部件要怎么样才能接的上，就跟做木工活一样。

## 如何理解句子

人与人交流的另一个部分就是“接收”。如果书上有很长一句话，你要怎么才能理解它呢？许多人看到长句就头痛，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长句都是从短句扩展出来的，是有结构的。许多人理解长句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总是从左到右，一个个的扫描单词。开头几个词感觉还认识，再多看几个词，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其实理解长句的方法，都隐含在了上一节介绍的造长句的方法里面。造句的时候我们先勾画出一个框架，然后往里面填修饰的成分。理解的时候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用

类似的办法。我们首先分析出句子的主干，把这个框架理解了，然后再把其它成分放回去，逐步把握整个句子的含义。

这个分析主干的过程，往往是“跳跃式”的，而不是“顺序式”的扫描单词。

比如之前的那个例子：

I sometimes **eat** fresh Fuji **apples** from a local grocery store.

你需要跳过修饰的成分，分析出句子的主干是短句“I eat apples”。如果你觉得一下子找不到主干，那么你可以挨个找到“修饰成分”，把它们逐个删掉，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主干了。

注意，主干“I eat apples”本身就是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它满足所有的语法规则。于是你理解了它在说“我吃苹果”。然后你返回去再看几遍，逐渐加上细节，知道是什么样的苹果，从哪里买来的，什么时候吃。

漏掉或者误解了细节，你可能会误解一部分意思，但抓住了主干，你就不会完全不理解这个句子在说什么。

再次强调，每一个复杂的长句，里面都藏着一个非常短的，语法正确的短句。理解长句的关键，就在于找到这个核心的短句。

如何获得识别修饰成分，找到主干短句的能力，也在于你对具体的语法规则的理解。

## 句子的树状结构

之前，我们的原始人画了这样一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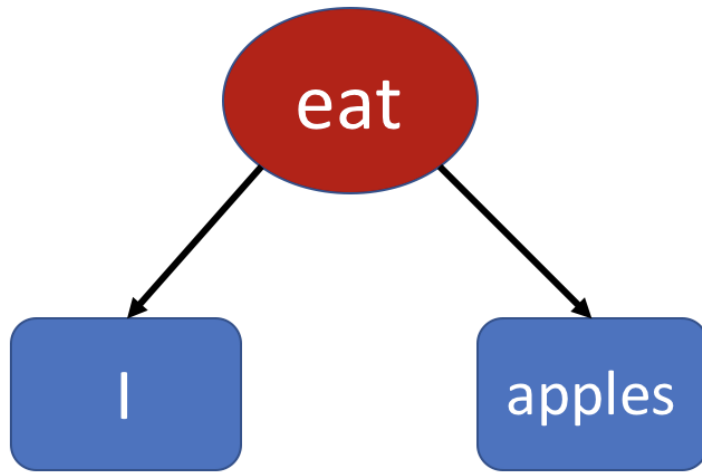
它表示这样一个英语句子：

I eat apples.

很多人觉得后者是更简洁，更先进的方法。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原始人的图片里，其实包含了关键而本质的东西。被转换成一串符号之后，里面的结构看不见了，反而需要费一些脑筋才能理解。这个简单的情况也许不能说明问题，等句子复杂起来之后，你就能体会到这一点。

从现代语言学，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NLP）的观点看来，句子并不是一串符号，而是一个“树状”的结构。我们把这种树叫做“语法树”。

比如 I eat apples，其实表示的是下图这样的结构：



你可以把这个图看成是一棵倒着长的树。你把屏幕旋转 180 度，就会看到一棵树。树干 eat 发出两个“分支”，连接着它的两个参数：I 和 apples。为了表达清晰，我用红色圆圈来表示动词，而用蓝色方形表示名词。

动词 eat 需要两个名词参数，我们给它 I 和 apples，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再次声明，我这里的“名词”，包括了像“I”这样的“代词”。

#### 扩展一棵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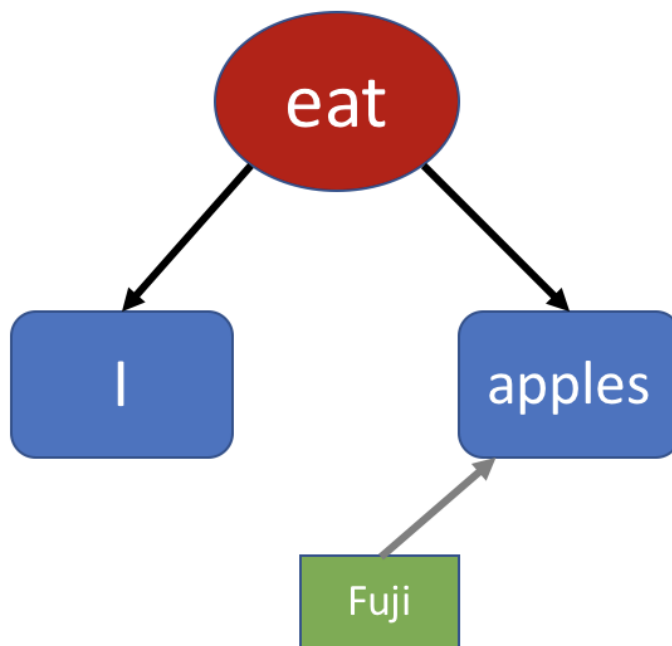
---

之前我们通过扩充 I eat apples 这句话，得到了一个逐渐变长的句子。现在有了“语法树”的概念，我们来重新演示一下这个扩充句子的过程，看看它对应的语法树是怎么变化的。

首先，我们给苹果加上“富士”（Fuji）的修饰：

I eat Fuji apples.

Fuji 是对 apples 的修饰，或者说是它的“属性”，所以我们在树上把它和 apples 连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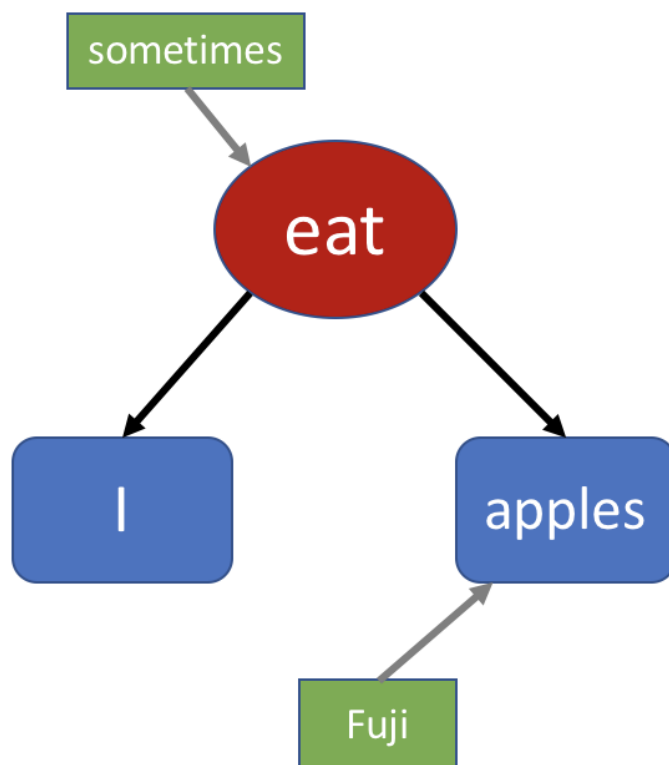


对于这种“修饰”成分，我们用绿色方框来表示。它们通过灰色箭头指向它们所修饰的部分。

接着，我们加上一个时间修饰 *sometimes*：

I **sometimes** eat Fuji apples.

由于 *sometimes* 是修饰 *eat* 动作的频率，我们把它指向 *eat* 动词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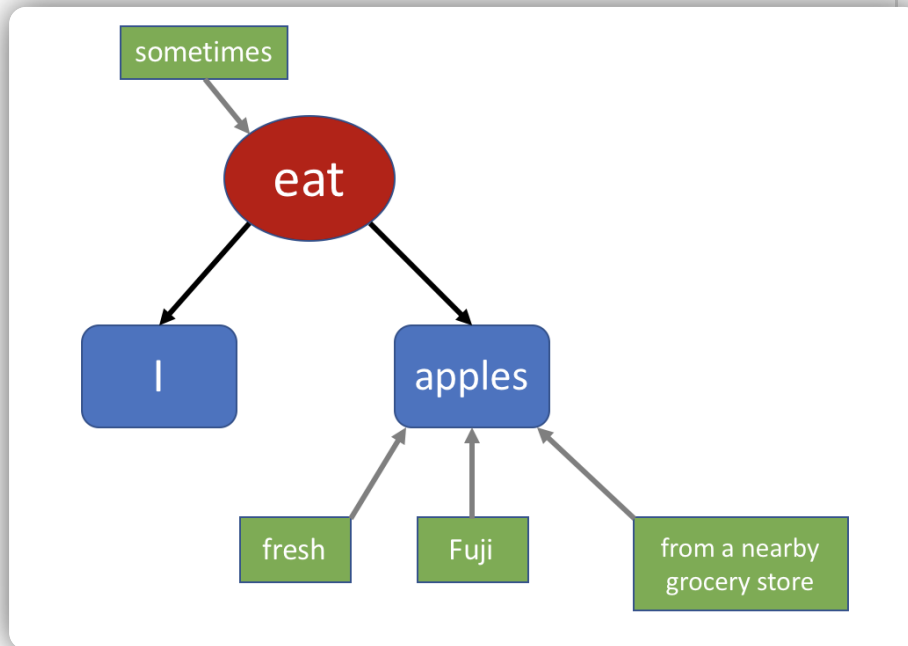


最后那个复杂点的句子：

I sometimes eat fresh Fuji apples from a nearby grocery store.



它的语法树大概是这个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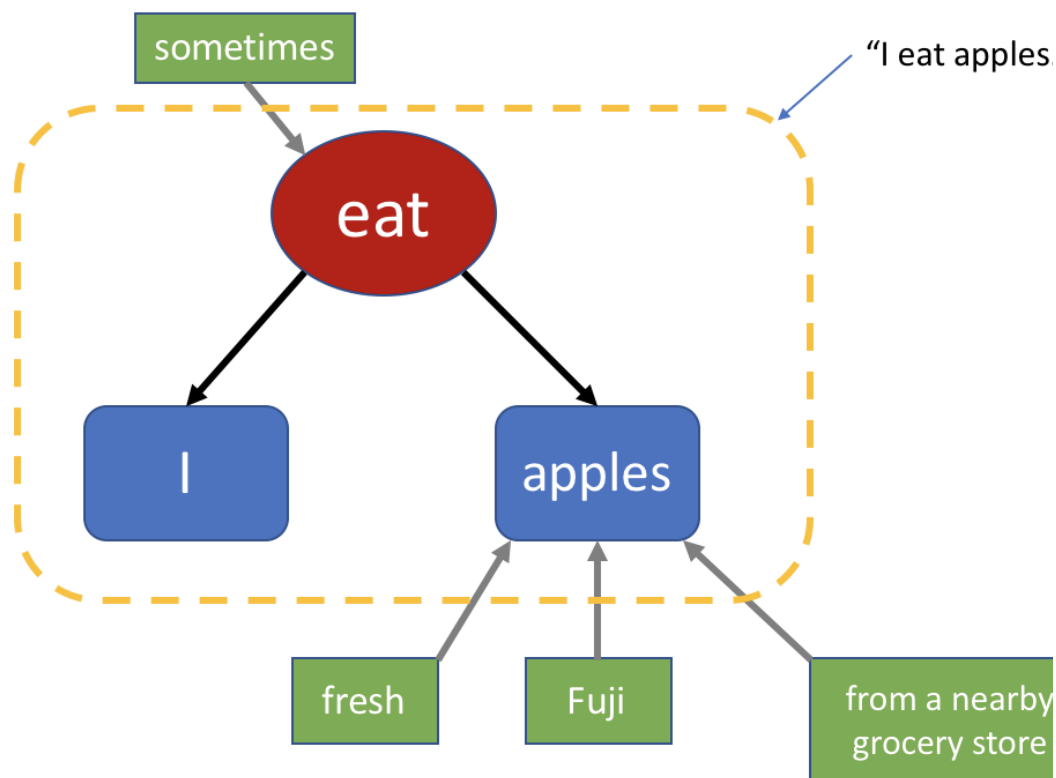


之所以说“大概”，是因为我没有把“from a nearby grocery store”完全表示成一棵树结构。当我们觉得暂时没必要深入理解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合在一起。所以“from a nearby grocery store”一起放在了一个节点里，表示对 apples 的另一个修饰成分。

### 树的作用

从上面的扩展过程，你也许发现了语法树在造句时用处。它帮助你快速的“定位”需要扩展的部分。如果你的句子只是一串字符，那么你得先用眼睛找到你需要的部分，把它和旁边的文字分离开。

在理解句子的时候，它的用处就更加明显了。树结构把句子之间相关的部分都直接连在了一起，所以你能清晰地看到它的结构。哪个词在修饰哪一部分，都一目了然。看看上面最复杂的那个句子，你可以一眼就能看出它的主干是什么：



对比一下原来短句的语法树，你发现虽然句子变长了，然而它的主干其实一点都没有变，仍然是 I eat apples。如果把句子写成一行，你就需要通过一阵子分析才能知道主干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语法树这个概念，因为它可以简化你对句子结构的理解。帮助你造句，帮助你理解复杂的句子。如果有长句看不懂，你可以使用语法树对其进行分解。

### 如何培养真正的语言能力

这一章我只是介绍了你需要的两种能力，可是如何培养这两种能力呢？其实它们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造句的能力可以帮助你理解别人的句子，而阅读别人的句子，分析其结构，可以帮助你获得造出类似句子的能力。

所以我给你开的处方是这样：

1. 练习造句。每学一个动词，要先看例句，然后用它造出多个句子来。这样你就获得了灵活运用能力。
2. 分析句子。看到一个复杂的句子，觉得理解有难度，你就把它抄下来。按照我介绍的“造句方法”，把它分解成主干和修饰成分。不久，你就会发现理解能力和造句能力都提高了。

要注意的是，分析句子的时候，没必要去纠结一个句子成分“叫什么”，对应什么术语。比如它是表语还是宾语，还是宾补……这没有意义。

你可以理解任何英语句子，你可以成为很好的记者或者作家，却仍然不知道什么叫做“宾补”。你只需要造句的能力和理解句子的能力，而你不需要术语就能做到这两点。

另外，你分析的句子来源，最好是真正的，有良好风格的英文书籍，而不是来自中国人写的语法书。比如，你可以选一本通俗易懂的英文小说，比如《哈利波特》的第一部。或者你可以用英文杂志（比如《TIME》）上的文章。很有趣的是，中国人写的语

法书里面，为了演示各种语法规则，经常是“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造出一些外国人根本不会用的，容易让人误解的句子。这种句子，就算你分析清楚了，反而是有害的。这种丑陋的句子会破坏人的语感，而且让你觉得语法无比困难，打击你的信心。你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写出类似的，让外国人看了翻白眼的丑陋句子。

最后可能有人问，你这是提高实际的英语能力，可是我需要应付标准化考试，这样学能行吗？当然行，而且你做语法题的速度会非常快。托福，雅思，GRE 之类的考试，不可能变态到要你“找出句子里的宾补成分来”。实际上，题目里根本不可能出现“宾补”这类词。他们只会在某个位置留一个空，让你选择合适的内容填进去。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知道那个成分叫“宾补”，就能做对题。

实际上，做题的时候，你的头脑里根本不应该出现“宾补”这样的术语。具有了真正的英语能力，做语法选择题的时候，你会一眼就选对正确的答案，却说不出这道题在考你哪方面的能力。是时态呢，还是某种句子成分？我不知道，因为那毫无意义。我就是感觉其它答案都不“顺口”，我根本不会写那样的句子，而正确的选项一眼看起来就是“通的”。

所以不管是实际的交流还是做题，死抠语法术语都没有什么意义。你去问问每一个英国人，美国人，他们是怎么做对语法题的，你会得到同样的答案。你应该努力得到这种母语级别的能力，而不是记住一些纸上谈兵的术语。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有启发，可以点击[这里付费](#)）